旅游日记

南社诗声出周庄

■赵韩德 文

春日,到周庄游。除了看沈厅张厅之外,赶紧拜谒的,就是周庄的南社故处,迷楼和叶楚伧家宅。

贞丰桥是一座单孔石桥,在中市河,位于闹市,建于明崇祯七年,古意盎然。桥畔有二层木楼,临水映波;长窗花格,板墙明净,檐挂灯笼;进门,宽敞雅致,安静恬然;一个圆形花格大屏风,展示的是清初著名山水画家王翚作品《迷楼图》。

大画家王翚笔下的迷楼,与现在的迷楼又不一样。

那年王翚65岁,时当康熙36年,迷楼虽然也是依桥傍水,但四周尚为乡野景色,桃红柳绿,老树倨傲;渔舟点点,烟霭苍茫;酒旗高挑,远岸曲折。题画诗写出了彼时画家的生活心态:“高楼一角小桥西,倚槛鸦鬟双鬓低。写向画中留待看,不出纸醉与金迷。”“浮生真似海波鸥,萼绿羊权说也休。一样空花还是画,醉乡深处画迷楼。”

到了光绪末,有个镇江人叫李德夫的,携家眷迁徙周庄,在此贞丰桥畔,开了酒楼名“德记酒店”。李老板掌勺,擅长烹调珍馐佳肴;有女名阿金,婀娜美艳,当垆劝酒,生意火红。

周庄为繁华集镇,贞丰桥是水路要津,商贾云集。酒店地处小桥流水,诗情画意,觥筹交错,窗外波光桥影,舟楫往来,飞燕呢喃。

但一处的繁华掩盖不住满清王朝整体的腐朽衰败,“弹丸累到十枚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相继发动反清起义,但均告失败。秋瑾、徐锡麟慷慨成仁。

离周庄不很远,有水乡同里。同里的三元河畔有一条石板路小街,街西有一朴素宅第,面街临河。这是陈去病的居家。秋瑾牺牲,陈去病心情沉痛,从同里乘船到黎里,拜访柳亚子,泣而诗:“梨花村里叩重门,握手相看泪满痕。故国崎岖多碧血,美人幽抑碎芳魂。茫茫宙合将安适,耿耿心期只尔论……”

1909年农历十月十日,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成立,高旭、柳亚子、陈去病为创始中坚。书载,他们经常在太湖湖区一带水乡小镇的酒楼、书房、院落、庭院评论时事,谈诗论道,引领文坛和舆论,为世人所倾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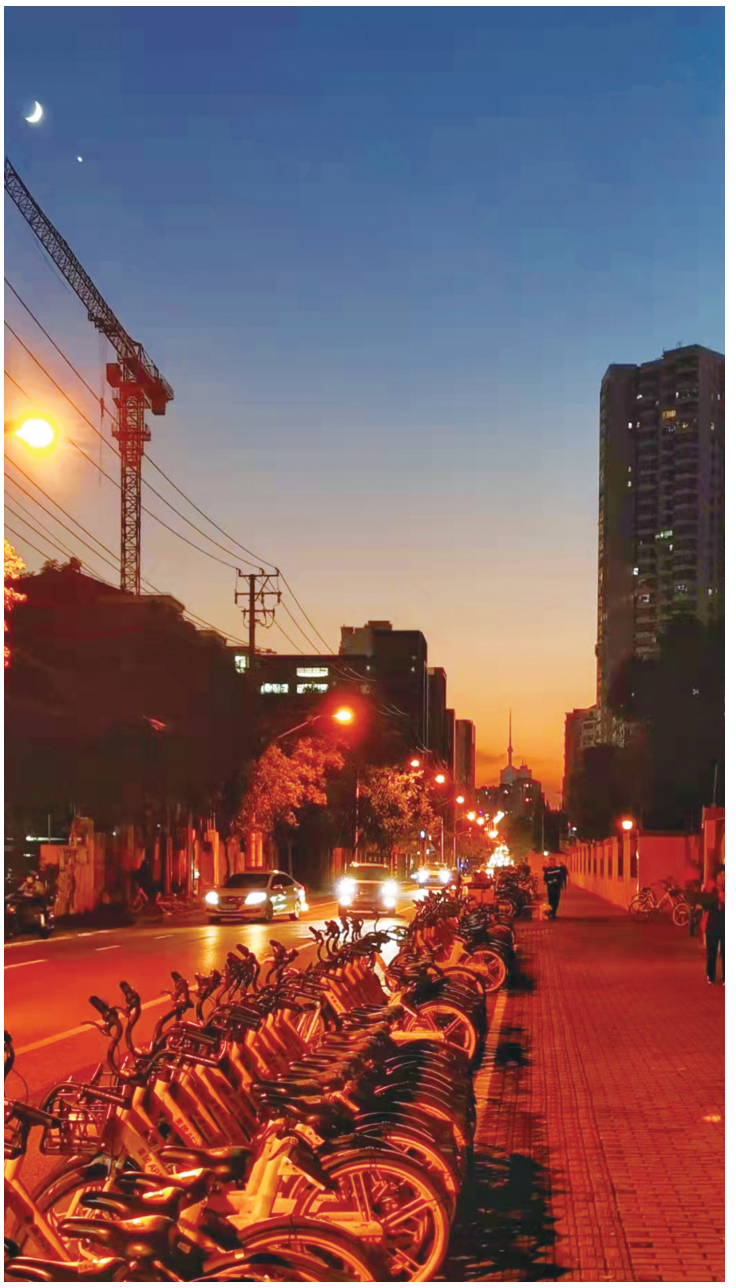
1910年1月,《南社》第一集出版。1916年1月,《民国日报》在上海创刊,主编叶楚伧、邵力子,其副刊《觉悟》宣传新文化运动。

柳亚子、陈去病、王大觉、费公直亦常来周庄德记酒楼,酣歌赋诗,痛饮于此,并出版《迷楼集》。“迷楼”由此名闻遐迩。

叶楚伧故居位于周庄西湾街,建于清同治年间,青砖乌瓦硬山墙,回廊落落花格窗。庭院内绿荫深浓,花木扶疏,幽香四溢。里面还设有“南社百年书院”。遥想,叶楚伧曾在院庭树下,书房灯前,与柳亚子、苏曼殊等会面品茶,切磋诗文,畅评时事……

在迷楼瞻仰,发现此番修缮一新的南社纪念楼,处处可见周到之心。雅致柔和的平面顶灯,浅黄色的灯面上,别致地复制上了南社社员的诗词手迹。我忙用手机拍下,其中,有叶楚伧的三首《忆江南》。

参观罢,在周庄的小河边缓缓走。石桥纵横,柔橹欸乃,水光闪烁,蔷薇挂墙。找一家临河的茶馆,于水窗畔安坐,叫一壶茶。开手机,欣赏叶楚伧的手迹《忆江南》:“江南忆,花草旧吴宫。晨摇珠帘招蛱蝶,暮翻金箔斗芙蓉,密意一相通。”“江南忆,最好是南湖。寒月拍开千片雪,微风摇动一丛菰,十里碧模糊。”



繁光远缀天 ■陈明松

海上风物

忆文庙

■傅光达 文

报上说老西门的上海文庙开始闭门大修,我忽然就回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几乎每周去那里淘书的往事。

那时正年轻,还没有谈恋爱,一个人出门就偏爱逛书店,除了新华书店,去得较多的是福州路、淮海路和四川路的三家上海书店,因为常有打折的旧书可访。而习惯性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老西门文庙路的旧书集市。

礼拜天,文庙内大成殿前的孔夫子塑像作揖状,注视着广场上书摊前人头攒动的淘书人,这情景想想都让人兴奋。当时听摆书摊的人说,他们半夜三更就要来抢占地盘,那时已经有痴迷的淘书者打着手电筒,来抢购刚从麻袋里倾倒出来的旧书。

在熙来攘往的文庙书市,常常会有一波又一波的意外惊喜,譬如邂逅带着儿子来淘书的滑稽演员王汝刚、武侠小说名家温瑞安等等。让人开心的是巧遇出版社清理库存,能以三折的价位买到平时舍不得买的好书。比如我淘到的《梅里美中短篇小说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初恋》《僻静的庄园》和《罗亭》等,还有许多章回小说如《说唐》《武松演义》等等,真是价廉物美,值得拥有。

我颇欣赏当时有书迷用一句话概括的感受:因为离不开书,所以离不开文庙,因为这个情怀的存在,所以对文庙就情有独钟。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我去文庙打卡机会明显少了,因为结婚,有了孩子,家务增多,工作也逐渐繁忙,抽空逛文庙成为一种奢侈的享受。进入21世纪,文庙倒是越来越闹猛,新春楹联大赛和端午诗会在坊间出了名。由于手机与互联网的便利,我的淘书已在网上进行,但即便如此,对文庙书市的念想却从未褪色。

意犹未尽

迁徙的生命,自然的磨砺

■朱祖昌 文

犹记几年前,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直播“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恢宏的场面,惊险的镜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仍觉惊心动魄,历历在目。

东非动物大迁徙,角马是绝对的主角,马拉河是角马迁徙途中的必经之路,电视直播就展现了角马渡河的恢弘场面。

屏幕上,一条马拉河横亘在角马迁徙的路上。马拉河河水湍急,河床上乱石密布。河里,鳄鱼、河马闭着眼睛,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岸边,狮子懒散地打着盹。一切显得那么地平静,可平静之下暗藏着杀机。此时的鳄鱼和狮子正静静地等候,等候着角马的出现。

忽然,2000多只的一群角马过来了,准备渡过马拉河。

这是一群从坦桑尼亚的赛伦盖蒂国家公园自南向北进入肯尼亚的马塞马拉自然保护区迁徙的角马。迁徙路上,角马不仅要与天气、河道,自身的体能进行较量,更会遭遇自己的天敌狮子、鳄鱼、河马的威胁。角马一路迁徙不仅是生存智慧的考验,也是生命意志的考验。此时,面对着声势浩大的角马群,鳄鱼没有张开凶险的嘴,狮子注视了一会儿也往回走了。这大概就是团结的力量吧,弱小的动物,在天敌面前,有足够的阵势也能把天敌怔住,至少天敌不能无所顾忌地来吞噬。

角马群到了岸边并不急于过河。其中几头体型较大的角马似乎是“头马”,走在前面“探路”。它们小心翼翼,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着,大约走了三分之二的河面宽度,又折返回去。回到岸边,一群十多只角马围了过来。在那几只“头马”的率领下,它们渡河了。慢慢地,后面的角马开始一小群一小群地踏入马拉河。随着一群群角马的过河,马拉河上好似出现了一座移动的桥梁。

此岸原先黑压压的一片,随着角马的移动,慢慢变小了;而彼岸原先空旷的田野,出现了由小到大的角马群。2000多头角马,有秩序地渡过了马拉河。

其间,先期过河的角马没有急于匆匆赶路,而是有默契地等待着后面渡河的角马。待角马群全部渡过河,这群角马才又在“头马”的率领下,开始迁徙的征程。

当然,角马群过河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湍急的河水足以把幼小体弱的角马冲走,成为鳄鱼、河马的大餐。有的角马脚被乱石嵌住,虽用尽全力也不能自拔,精疲力竭,最终也倒下,生命戛然而止。这些失去生命的角马,不是被鳄鱼、狮子捕食,而是倒在了适应不了的自然环境中。这大概就是自然的规律,生存的法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直播继续着。角马群渐渐远去了,可在岸边还有一只成年的母马,没有跟随角马群继续前行,还留在河岸边。一边来回走着,一边嘶鸣着,好像在寻找着什么。这时镜头摇回到马拉河的对岸,只见两只或因体力不支,抑或因贪玩,没跟上大部队而被落下的小角马在河边徘徊着,它们在寻找自己的母亲,想跟上迁徙的队伍。

哦,看懂了。那只成年的母马正在寻找和等待失散的儿女。母爱是天性,人类是如此,动物也是如此。失去了儿女的母亲是何等焦虑啊,看了为之动容。

小角马终于想过河了,可马拉河里的一条鳄鱼正静候着。看到了鳄鱼,小角马胆怯了,刚伸出去的腿又缩了回来。想往回走,谁料,狮子出现了,狮子一步一步地逼近小角马。前有阻击,后有追兵,小角马被逼到了绝境。

当我正为小角马担心时,又来了一群将近有二三十只的角马群。这群角马好像没看到四周的危机,大摇大摆地准备渡河了。两只小角马借机也跟着一起下河。这群角马毕竟势单力薄,没有吓退狮子和鳄鱼。一条鳄鱼悄悄地游向了角马,张嘴,一下咬住一只。

鳄鱼咬住的偏偏就是那位母亲正在等待着的两只小角马中的一只,顿时小角马的鲜血染红了马拉河。面对这场景,那位母亲爱莫能助,只能仰天长啸。

这惨烈的场面,看得揪心,让人想得复杂。那小角马没有被自然淘汰,却被它的天敌捕食了,而且是那样地无助,没有一点反抗的能力。弱肉强食,这是动物界生存的法则?是的,这是自然的规律,生存的法则。

东非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大草原,生长着200多万只角马,那里水源充足,大片的草地可以使用,使得角马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可是,每年到了7月—10月,随着旱季的到来,塞伦盖蒂大草原上的草随之枯黄。为了生存,角马不得不寻找新的水源和食物,而肯尼亚的马塞马拉自然保护区有着与塞伦盖蒂大草原类似的水源和食物,也就有了角马的迁徙。

迁徙的过程是整个自然生态平衡的过程。迁徙对角马来说是生存的一种本能。从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大草原到肯尼亚的马塞马拉自然保护区,这是一段3000公里的漫长旅程,途中不仅要穿越狮子、豹埋伏的草原,还要跨越布满鳄鱼、河马的马拉河,有大批的角马将死在路上,但同时也将有大批小角马在途中诞生。角马一路的艰辛和遭遇虽值得同情,但对整个角马群来说,也是优胜劣汰的过程。要生存就得遵守自然的规律和生存的法则,正因为优胜劣汰,角马繁衍不辍,绵延不息。

诗抒胸臆

古玩市场

■丁飞龙

每一双眼睛,
都在对焦那时光的
踪影。
为了寻找打开古代
的密码。
陈旧是随手可得的
钥匙,
是步履蹒跚的依据。

历史书的封面如同
一扇泛黄的门。
翻开后的字里行间,
有关山万重,
有云淡风轻,
有疾奔的马蹄扬起
尘土,
有晶莹的水滴融入
深潭。

摆件的张扬有失
斯文,
挂件的微语过于
拘谨,
终究错过了相遇。
徜徉古玩市场,
是与流逝的岁月打
一个无声的招呼。

本报地址:上海市安波路565号 电话:65653113 邮编:200433 本报电脑部电脑照排 浦东彩虹印刷厂印刷